

写作学习资料

上 册

开封师范学院 《五·七通讯》编辑组 编
中文系文选及写作教研组

毛主席語录

凡是推翻一个政权，总要先造成舆论，
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。革命的阶级是
这样，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。

转引自《红旗》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九期
社论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
切的。

转引自《人民日报》、《红旗》杂志、
《解放军报》一九七二年元旦社论

文艺为工农兵服务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
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。

转引自《解放军报》一九六七年五月二
十三日社论《军队要高度重视文艺
战线的阶级斗争》

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思想 革命化问题。

转引自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《人民日报》
《红旗》杂志、《解放军报》
编辑部文章

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，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，必须反复研究，才能反映恰当；在这里粗心大意，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。

《反对党八股》（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），
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合订本）第八〇
一页

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，写得精粹些。……长而空不好，短而空就好么？也不好。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。

《反对党八股》（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），
《毛泽东选集》（合订本）第七九
一页

目 录

鲁迅论写作 (1)

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风

——学习《反对党八股》的体会 许 严 (13)

请读两篇好而短的调查报告 (20)

认真改进文风 齐永红 (26)

改进文风是批修整风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(报刊文摘)
..... (30)

主 题 (43)

怎样选择和提炼主题 (71)

谈谈观点与材料的统一 甘群文 (77)

结 束 (80)

叙述和描写	(110)
立论和驳论	(143)
怎样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、鲜明、生动	(173)
把文章写得更准确些	北京大学 朱德熙 (176)
《人民日报》转载《“鞍钢宪法”万岁！》	
一文的修改情况	(184)
《人民日报》对通讯《为革命，咱要拼命干！》	
的修改情况	(187)
写报道一定要反复研究，认真修改，精益求精	
——从一些用字用词不当、提法不妥的字句谈起	(197)

鲁 迅 论 写 作

文 学 有 阶 级 性

倘说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，那么，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，所以要做无产文学。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
(一九三〇年)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
一六五页

文学有阶级性，在阶级社会中，文学家虽自以为“自由”，自以为超了阶级，而无意识底地，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，……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
(一九三〇年)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
一六六页

……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，都有一个“自己”，这“自己”，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，忠实行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，也就是忠实行于他本阶级的作者，在资产阶级如此，在无产阶级也如此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又论“第三种人”》(一九三
三年)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四〇六页

某一种人，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，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谚语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四一五页

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，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，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，这样的人，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，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论“第三种人”》（一九三二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三三六页

编刊物决不会“绝对的自由”，而且人也决不会“不属于任何一面”，一做事，要看出来的。如果真的不属于任何一面，那么，他是一个怪人，或是一个滑人，刊物一定办不好。

《书信·唐弢》（一九三六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二三三页

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“革命人”

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“革命人”，倘是的，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，用的是什么材料，即都是“革命文学”。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，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。

《而已集·革命文学》（一九二七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第四〇八页

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，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，那末，无论他写什么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。

《书信·肖军、肖红》（一九三四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十卷第二三六页

……所以革命文学家，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，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。

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（一九三一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二三七页

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，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。他的制作，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，其实是他思想与人格的表现。令我们看了，不但欢喜赏玩，尤能发生感动，造成精神上的影响。

《热风·随感录四三》（一九一九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卷第四〇四页

无产文学是战斗的文学

无产文学，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，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，……

《二心集·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（一九三〇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一八五页

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，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，所要的是全般，不是一角的地位。

《二心集·“硬译”与“文学的阶级性”》
(一九三〇年)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
一六九页

文学是战斗的！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〈丰收〉序》(一
九三五年)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一七七页

世界上时时有革命，自然会有革命文学。

《三闲集·文艺与革命》(一九二八年)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六六页

沒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，中国是不会真
的新文艺的。

《坟·论睁了眼看》(一九二五年)，《鲁
迅全集》第一卷第三三二页

文人不应该随和；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，会随和的，只
有和事老。但这不随和，却又并非回避，只是唱着所是，颂
着所爱，而不管所非和所憎；他得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
样，热烈地攻击着所非；象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，更热烈
地拥抱着所憎。……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再论“文人相轻”》(一
九三五年)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六六页

……我们需要的，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，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，生龙活虎的战斗，跳动着的脉搏，思想和热情，等等。

《且介亭杂文附集·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》

（一九三六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四

七七页

其实“杂文”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，是“古已有之”的，……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，作者的任务，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，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，是感应的神经，是攻守的手足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

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三页

生存的小品文，必须是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；但自然，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，然而这并不是“小摆设”，更不是抚慰和麻痹，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，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小品文的危机》（一九三三

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四四三页

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，而毫无善意，也毫无热情，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，一无足取，也一无可为，那就并非讽刺了，这便是所谓“冷嘲”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什么是“讽刺”》（一九

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六〇页

做文章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

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，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，研究问题，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，“左”，都是容易办到的；然而一碰到实际，便即刻要撞碎了。关在房子里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，然而也最容易“右倾”。

《二心集·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（一九三〇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一八二页

作者写出创作来，对于其中的事情，虽然不必亲历过，最好是经历过。……我所谓经历，是所遇，所见，所闻，并不一定是所作，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。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，归根结蒂，还是不能凭空创造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叶紫作〈丰收〉序》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一七五页

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，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，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，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，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。惟有明白旧的，看到新的，了解过去，推断将来，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。

《二心集·上海文艺之一瞥》（一九三一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二三八——二三九页

……就因为作画的人，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，一个“萝卜”，一只鸡，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糊，画起来当然就切实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看图识字》（一九三四年）

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九页

为了大众，文章要力求易懂

为了大众，力求易懂，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论“旧形式的采用”》（一九三四年）

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〇页

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，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，使大家能懂，爱看，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。

《集外集拾遗·文艺的大众化》（一九三〇年）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七卷第五七九页

我愿意我的东西躺在小摊上，被愿看的买去，却不愿意受正人君子赏识。

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·厦门通信》（一九二六年）

《鲁迅全集》第三卷第二七四页

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“明白如话”也没有做到。倘要明白，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，从活人

的咀上，采取有生命的词汇，搬到纸上来；也就是学学孩子，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人生识字糊涂始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三五页

方言土语里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，我们那里叫“炼话”，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，恰如文言的用古典，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（一九三四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七九页

至于手法和构图，我的意见是以为不必问是西洋风或中国风，只要看观者能否看懂，而采用其合宜者。

《书信·陈烟桥》（一九三四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二〇一一—二〇二页

关于写作技巧

一说“技巧”，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。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，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，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（我将白也算作色），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。革命之所以于口号，标语，布告，电报，教科书……之外，要用文艺者，就因为它是文艺。

《三闲集·革命与文艺》（一九二八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六八页

来信说技巧修养是最大的问题，这是不错的，现在的许多青年艺术家，往往忽略了这一点。所以他的作品，表现不出所要表现的内容来。正如作文的人，因为不能修辞，于是也就不能达意。但是，如果内容的充实，不与技巧并进，是很容易陷入徒然玩弄技巧的深坑里去的。

《书信·李桦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
第一〇卷第二五五页

文章应该怎样做，我说不出来，因为自己的作文，是由于多看和练习，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。

《书信·赖少麒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二七三页

文艺之所以为文艺，并不贵在教训，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，还说什么文艺。

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（一九二四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第三三一页

……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，却用不同的方法，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，方法不妨各异，而依傍和模仿，决不能产生真艺术。

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记苏联版画展览会》（一九三六年）；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三九一页

所写的事迹，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，但决不

全用这事实，只是采取一端，加以改造，或生发开去，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。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，沒有专用过一个人，往往咀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三九四页

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，我们是听到过的，因为后者须有其事，而創作则可以缀合，抒写，只要逼真，不必实有其事也。

《书信·徐懋庸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一九八页

选材要严，开掘要深，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沒有意思的事，便填成一篇，以創作丰富自乐。

《二心集·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》（一九三一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二九三页

忘记是谁说的了，总之是，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，最好是画他的眼睛。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，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，即使细得逼真，也毫无意思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三九五页

……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，只要覺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，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沒有。中国旧戏上，沒有背

景，新年卖给孩子们看的花纸上，只有主要的几个人（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），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，这方法是适宜的，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，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三九三页

“白描”却并没有秘诀。如果说有，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：有真意，去粉饰，少做作，勿卖弄而已。

《南腔北调集·作文秘诀》（一九三三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四卷第四七四页

……所以漫画虽然有夸张，却还是要诚实。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，是夸张，但燕山究竟有雪花，就含着一点诚实在里面，使我们立刻知道燕山原来有这么冷。如果说“广州雪花大如席”，那就变成笑话了。

《且介亭杂文·漫谈“漫画”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一八六页

“讽刺”的生命是真实；不必是曾有的实事，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。

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什么是“讽刺”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六卷第二五八页

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，假如过甚其辞，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，……

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（一九二四年），
《鲁迅全集》第八卷第三四八页

诗须有形式，要易记，易懂，易唱，动听，但格式不要太严。要有韵，但不必依旧诗韵，只要顺口就好。

《书信·蔡斐君》（一九三五年）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一〇卷第二八一页